

Qi Ke Fu Xiao Shuo Ji  
契诃夫小说集

原编：〔英〕康丝坦司·嘉奈德夫人

# 装在套子里的人

Zhuan Zai Tao Zi Li De Ren

汝龙译



平明版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**装在套子里的人**（契诃夫小说集·五）

**汝龙 译**

---

责任编辑：汪洋

出 版：安徽文艺出版社（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）

邮政编码：230063

发 行：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：安徽省新华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 张：14.75

字 数：370000

版 次：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6-1339-4/I·1237

定 价：14.00 元

---

（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# 总 目 次

农民集.....	1
邻居集.....	115
醋栗集.....	233
校长集.....	345



农民集





# 目 次

明天——考试(亚历山大·契诃夫).....	5
农 民 .....	11
在峡谷里 .....	46
古塞夫 .....	89
梦 .....	104



## 明天——考试<sup>①</sup>

(契诃夫早期生活故事之三)

亚历山大·契诃夫<sup>②</sup>

安东·巴甫洛维奇，医科五年级的学生，坐在桌子那儿，读《卫生学》讲义。明天他考试。他一只手支着头，另一只手烦躁的翻着讲义，急急忙忙的读着，理解着，分着门类，然后赶快记住，为的是明天可以带着一张平静的脸，一点也不羞赧的去见主考的教授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他关上房门，带着凡是战战兢兢准备考试的人一定会有的那份热心，一心一意的温习还没念熟的功课。

“他妈的，”他暗自嘟哝道，“我好歹得拚命的用一用功才成。可是时间却只有这么一点点……总之，我要赶一赶，只求那些蝗虫别来搅我才好。”

---

① 根据 1927 年伦敦 George Routledge & Sons, Ltd 出版，由 S. S. Koteliansky 编译的《安东·契诃夫：文学和戏剧方面的回忆》中的英译文译出。——中译者。

② 这篇故事是安东·契诃夫的大哥亚历山大用笔名阿加发波德·叶吉尼辛写成的。它真实而确切的描出了安东·契诃夫在莫斯科大学学医，刚开始向幽默小报投稿的时候的生活和环境。这故事里所有的人物都用契诃夫家人的真名字，故事的主人公是安东，他的弟弟是米哈益或者米夏，他的哥哥是尼古拉。就连那条狗柯尔柏，也用的是真名字。唯一改过名字的是安东的妹妹玛丽亚，她在这故事里叫做鲁德密拉了。这篇故事详细而有趣的描写了契诃夫在八十年代初期的生活情况，那时他不但要一面学医一面养活自己，还得养活契诃夫一家人，这就要靠他给各小报写幽默故事，每行字赚三个戈比的稿费。这篇故事登载在八十年代莫斯科出版的一家幽默周刊 Razvlechenie《娱乐》上面。三弟兄，亚历山大、尼古拉、安东，都给莫斯科的小报写稿；亚历山大和安东写幽默故事，小品文，甚至长篇小说，尼古拉供应速写和漫画。——英译者。



他所谓的“蝗虫，”指的是妈、姑妈、和家里的别人；他完全料对了。一刻钟还没过去，门就微微的开了，从门缝里钻进姑妈格拉菲拉的脸来，满是皱纹，就跟烤过的苹果一样。她一面钻进来，一面好像担心她做的事不对，就战战兢兢的、可又相当高声的开始叫那只叭儿狗：

“柯尔柏，柯尔柏，柯尔柏，来吃东西……可怜的东西，它今天还没吃过东西呐……柯尔柏……”

安东闷声不响的看了看桌子底下和椅子底下，安静的说：

“姑妈，狗不在这儿。您得上别的地方去找，请别打搅我。”

“好吧，好孩子，我不会打搅你。只是狗一定饿着呢。我的心都要碎了……”

“唉，您尽管去找它，喂它好了，只是别管我的事。我求你们今天晚上都别上这儿来……”

“好吧，亲爱的安东，看你的书吧，祝你交好运……我们不会进来的，不，我们不会进来。……只是你明白，皇天在上，让一个畜生挨饿，那可是罪过……好的，我要走了，别生气……”

姑妈走了，安东开始工作。

“安托夏<sup>①</sup>，我可以进来吗？”母亲的声音在门外说。“只要一秒钟就够了。我不会打搅你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母亲进来了。

“你要知道，你明天要穿的衬衫，那个洗衣服的女人还没送来。我的心痛得要流血了，明天你怎样去参加考试呢？我派人上她那儿去了三回，那个坏娘们儿，她说天气潮，衬衫还没干。为了基督的爱，告诉我，我怎么办才好。你们的教授当然不是毛头小伙子……他一眼就看得出来你穿着脏衬衫呢……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安东的爱称。——中译者

“请您别搅我。我穿脏衬衫也完全没关系。难道你不明白：您谈这些无聊的事，却占了我的时间，妨害了我的功课吗？”

“谁？我妨害你？天呐！我费尽了心思好让他穿得上干净衬衫，他反倒怪我！真是活该！生下孩子来，辛辛苦苦的照应他们，却得了这样的报应。”

“您打算照这样一直谈下去吗？”

“我走就是，我走就是。不过，让我表一表我的心意……你们小的时候，我多么疼你们，为你们受苦；为了你们，我受过你们父亲多少的气啊……”

安东忍不住离开椅子，站起来，手里拿着讲义，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

“您这些话不错，”他说，“我也尊重您的心意，只是我现在非看书不可，让我安安静静地看一看吧。难道您不知道我明天要考试……”安东坐下来，用手蒙上耳朵，接着看他的书。母亲仍旧谈了三分钟光景，可是看见没人听她讲话，只好走了。不过，她一边走出去，一边抱怨。安东一看她走了，暗自高兴，就又读他的讲义。

可是，不久，门外来了他弟弟，一个学生的声音。

“安东，你的桌子上有我的铅笔吗？对不起，打搅你……哦，原来你拿在手里呢……你在用吗？”

“你要用吗？”

“不，不一定要用。我只不过要知道一下铅笔在谁手里罢了。原谅我来打搅你。顺便问一句：你怎么样啦？妈说你明天考试……那么，你怎么样啦？你准备好没有？有及格希望吗？可惜我不是大学生，要不然我就可以帮你的忙了。我可以从门底下塞进考题的答案来。别看我穿着这身中学生制服；这并不能说明我懂的少……”

“听着，米夏，”安东央求的说。“我没有工夫跟你闲扯。让我安安静静地看书；要是你乐意，而且办得到的话，就拦住那些女人，别让她们来搅我……”

“好吧。你放心就是；我一定要大显神通……”

“你呢，也请滚出去。”

“多谢……”

弟弟走出去，伤透了心。安东又看书，甚至又坐下来。没过两分钟，门怯生生的开了。姑妈探进头来。

“安托夏，你为什么欺负米夏？”

安东假装没听见，仍旧看书。

“喂，我问你，你这混蛋，你为什么欺负那可怜的孩子。现在他在哭呐。你一声不响！要是你乐意，要是你没心肝，那你尽管一声不响好了！没来由的、无缘无故的欺负小孩子家。他碍了你什么事？他只想跟你略略谈一阵罢了……”

“姑妈，但是您有一丁点疼爱我的心，劳驾别再说了，走吧。”

“他只知道‘走吧，走吧，’刚才我来叫小狗，我就瞧见你朝我瞪着恶狠狠的眼睛。我看见你那凶恶的眼光了。不管怎样，你总不应该欺负米夏呀。到了世界末日，你自己要负责任的……”

“上帝！……在这种环境里，人怎么能工作啊？”

“工作，尽管做你的，谁拦着你啦？”姑妈惊奇的说，走出房间去了。

“现在，谢天谢地！”安东小声说。可是这当儿他的妹妹，鲁德密拉，进来了。

“原谅我，安托夏，我看我打搅了你吧，可是我自己也烦恼得很。请你告诉我！‘精神的实质’是什么意思？给我解释一下吧，真要命！”

“好妹妹，我没工夫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可是你是医科大学生啊！”

“那又怎么样呢？”

“怎么样！你一定样样都懂啊……”

“好妹妹，你现在务必躲开我才好……”

“听来听去，老是这么一句话。你蛮不讲理。我走了。蛮不讲理。”

妹妹走出房间以后，安东呼吸得畅快多了，马上读他的讲义。寂静落在这所房子上。然后母亲开始轻轻的摇她那破旧的缝纫机；可是那种故意摇得慢的声音真能把最健全的神经也弄毁。母亲极力让轮子转得慢，免得搅扰安东，却没留意到她造成的那种声音简直能撕裂人的心。

“安托夏，母亲可以照平常那样摇机器吗？”姑妈说，又探进头来。“她摇出来的声音，弄得我的心都要碎了……”

“去你的！随她去摇！”

“嘿，谢天谢地！我们心想你一定不准摇呢。”

这当儿，大门口忽然传来很猛的铃声。家人去开了，随后房门上传来好几下凶猛的敲门声。安东的哥哥踉踉跄跄走进来，极力装做没喝酒的样子——他是酒徒，病夫，然而是个好人。

“安东，我来找你开个方子，”他用低音说。

“你什么地方不舒服？”

“肝。我觉着它一定变硬了；要不然，就是肺发炎了；再不然可就是脊椎结核了。全垮了。给我开个方子吧。”

“不要喝太多的酒……要是办得到的话，请你出去吧……不过，等一等，你今天吃了些什么东西？”

“只有伏特卡和啤酒。跟一个朋友喝了一通。我说，你上我家里去，好不好？你可以给我检查一下，拿听诊器听一听，可是你务必要用切列诺夫牌子的听诊器，别的牌子的听诊器，我不相信。”

“你家里有人吗？”

“没人。”

安东想一想。

“好吧，至于肝，你忘了它好了，它没出毛病……”

“也许是的。不过我老是担心它出毛病。”

“闭嘴，听着我说：忘掉你的肝，再喝一瓶啤酒，上床睡觉，那就成了。我上你那儿去给你试脉搏。我要在你那儿过夜。你有灯油吗？那就行了。不过，你用不着吃什么发汗药。我来照料你。走吧。”

全家人都来劝安东住在家里。可是，由于一种不能向他们说明的原因，他情愿去陪他的喝醉酒的哥哥，临走他并没忘记带走《卫生学》的讲义。他们就此出去了。

到了哥哥的家，安东给哥哥喝了点啤酒，服侍他上床睡下，试了他的脉搏，就平心静气的坐下来读他的讲义。

## 农 民

### 一

尼古拉·契基尔节叶夫，莫斯科旅馆斯拉维昂斯基商场的——一个茶房，害病了。他的腿发麻，脚步走不稳，因此有一天他顺着走廊走路，手里托一个盘子，盘子里盛着一份客人叫的火腿烧豆子，走啊走的，猛的绊一个筋斗，摔倒了。他只好辞去他的职务。他和他妻子所有的钱，都已经化在医生和药品上；他们没法生活了；闲散使得他很气闷，他决定回到从前他打那儿出来的乡村去。在家里养病，便当得多，在那儿生活，也便宜得多。俗语说：“在外千日不如在家一天<sup>①</sup>，”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将近黄昏，他到了他的故乡茹科渥。他小时候，觉得他出生的那所房子是个明亮、幽静、舒服的地方。可是现在，一走进木头的小屋，他简直吓了一跳：这儿那么黑、那么挤、那么脏。他妻子奥里格和他女儿沙霞是跟他同路来的，她们瞧着又大又脏的炉子发了呆，它差不多占了半间屋子，给煤烟和苍蝇弄成一片漆黑。好多的苍蝇哟！炉子已经歪了，墙上的木柱也歪了，看样子这小屋好像就要坍下来似的。在墙角靠近神像的地方，什么商标纸啦、零零碎碎的报纸啦，贴在那儿，代替了画片。穷，穷！大人一个也不在家；大家都

---

<sup>①</sup> 英译文是“在家庭的四面墙壁里有帮助。”——中译者。

去工作，收庄稼去了。炉台上坐着一个八岁的、淡黄色头发的姑娘，没洗脸，露出冷冷淡淡的神情；她甚至没抬起眼来，看一看这些新到的人。下面，一只白猫贴着一把火钳，正在蹭痒痒呢。

“猫咪，猫咪！”沙霞逗着它叫道。“猫咪！”

“它听不见，”那小姑娘说，“它聋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哦，它给打伤了。”

尼古拉和奥里格头一眼就瞧出来这儿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，可是彼此都没说话。他们一声不响地放下他们的行李，一声不响地出去，到村里的街道上去了。他们的小屋从尽头数起是第三家，好像是顶穷苦、顶古老的一家；第二家也好不了多少；可是尽头的一家却有铁皮房顶和窗帘。那所小房子跟别的房子不连在一起，也没砌围墙，那是一个饭铺。所有的小屋排成一单行，整个这小村子有一种招人喜欢的样子——安静而幽雅，从各处院子里伸出柳树、接骨木、山柰树的枝子。

在农民的住宅背后，土地直陡而险峻的溜下河边去，这儿那儿大个儿的圆石从泥土里钻出来。陡坡上，小路在石头和陶工所挖的坑旁边蜿蜒出去；一块块碎陶器，棕色的和红色的，到处堆成了堆；下面伸展着一块广阔的、平坦的、绿油油的草场，已经割过草，现在农民的牲口正在那上面蹒跚。一条河，离村子两里路远，在美丽的、树木苍翠的两岸中间奔流盘旋。河对岸又是一个宽阔的草场、一群牲口、好几长排的白鹅；过了草场，跟河这边一样，升起一道陡坡，坡上靠边的地方有一个村子，以及装着五个拱顶的教堂，再远一点是一个庄园。

“这儿挺好！”奥里格说，看见教堂，就在胸前画十字。“主啊，多么豁亮！”

这当儿，钟开始鸣响，召人去做晚祷（这时候是礼拜天的黄昏。）下面有两个小姑娘，正在提一桶水，回过头来瞧着教堂，听钟

的鸣声。

“这忽儿，斯拉维昂斯基商场正在开晚饭呢，”尼古拉悠悠的说。

坐在岸坡的边上，尼古拉和奥里格观赏日落，看金黄和猩红的天空怎样映在河面上映在教堂的窗子上，映在空气中；空气柔和、沉静、说不出的纯净，莫斯科是从来也没有这种空气的。太阳下了山，成群的牲口走过去，哞哞的、呜呜的叫着；鹅从对岸飞过河来，然后一切都沉静了；柔和的亮光从空气里消散，黑暗很快的降下来。

这当儿，尼古拉的父母，两个憔悴的、驼背的、脱了牙的老人，身材一般儿高，已经回来了。儿媳妇玛丽亚和菲奥克拉，本来在对岸的地主庄园上工作，也回家来了。玛丽亚是尼古拉的哥哥基里阿克的妻子，有六个孩子；菲奥克拉是他弟弟丹尼斯的妻子，有两个孩子，现在丹尼斯出外从军去了；尼古拉一走进小屋，看见了全家，看见了炉子上的可以睡觉的平台上、摇篮里、各处墙角里，那些大大小小的身体动弹着，看见了他那老父亲和那些女人用黑面包蘸着水，狼吞虎咽的吃着，他马上就觉得他这么生着病，一个钱也没有，而且带着一家子人，回到这里来，是做错了——做错了！

“哥哥基里阿克在哪儿？”他们互相招呼过后，他问。

“他给一个商人做树林的看守，”他父亲说；“他待在那边树林子里。他干活儿可不是一把坏手，不过他太喜欢喝酒了。”

“他不是那种挣回钱来的人，”老太婆含泪的说。“咱们家的人是一帮穷光蛋；他们不带点什么回来，反倒大把大把的拿出去。基里阿克喝酒，那是不用说了，老头子也认得去酒馆的路啊——这种罪孽用不着瞞，天后的震怒落在咱们身上啰。”

由于来了客人，他们烧起了茶炊。茶有鱼腥味，糖是灰色的，而且已经有人咬过了；蟑螂在面包和碗盏上爬来爬去。喝这种茶，是叫人恶心的，谈话也叫人恶心——不谈别的，总谈穷和病。他们还



没喝完第一杯，院子里就传来响亮的、拖长的、醉醺醺的声音：

“玛——丽亚！”

“看样子好像基里阿克来了。”老头子说。“说到鬼——<sup>①</sup>”

一片沉寂。过了不大工夫，嚷叫声又响起来，又粗又长，好像是从地底下来的：

“玛——丽亚！”

大儿媳妇玛丽亚脸色变白，缩到炉子那边去；这个结实的、宽肩膀的、难看的女人的脸上会现出这么害怕的神情，看上去是很古怪的。她女儿，那本来坐在炉台上的、神情淡漠的小姑娘，忽然大声哭起来。

“你嗷什么，你这讨厌鬼！”菲奥克拉，一个漂亮的女人，也结实而且宽肩膀，对她吆喝道。“他不会打死你，不用怕！”

从老头子嘴里，尼古拉已经听说玛丽亚不敢跟基里阿克一块儿住在树林子里；每逢他喝醉酒，他总来找她，闹一阵，死命的打她一顿。

“玛——丽亚！”

“看在基督面上，救救我，好人，”玛丽亚结结巴巴的说，喘着气，仿佛浸在冰水里似的。“救救我，好人……”

小屋里所有的孩子都哭起来，沙霞给他们的榜样招惹得也哭起来。先是传来一声醉醺醺的咳嗽，随后一个高大的、黑胡子的农民，戴着一顶冬天的帽子走进小屋来；由于在小灯的昏光中人家看不见他的脸，他显得很吓人。这人正是基里阿克。他走到他老婆跟前，挥起胳膊来，照准她脸上打去；她给这一拳打晕了，没喊出一点声音，就倒下去，她的鼻子立刻开始流血了。

“好不害臊！好不害臊！”老头子嘟嘟囔囔说，爬到炉台上去。“而且是当着客人的面！造罪哟！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意思是“说到鬼，鬼就来了。”——中译者。